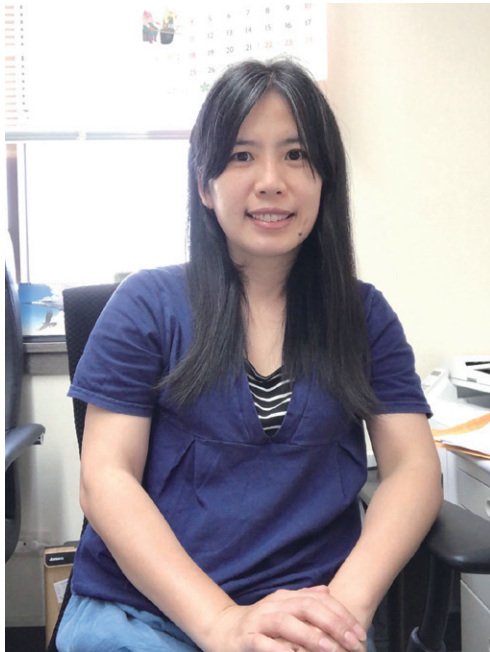


國際關係的經驗研究

李佳怡*



在苗栗鄉下長大的我，從小就是個還算愛唸書的孩子，小時候媽媽一直期許我長大能當個老師，如今這個願望算是成真了，只是教書的對象不是中小學生，而是更成熟且更有思辨能力的大學生、研究生及國際學生，雖然教書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做研究的時間，而我也一直覺得做研究才是學者的本業，也是自己興趣及成就感之所在，但是教書時與學生的互動及看到學生的學習成長，更為學術這份工作增添不少樂趣。

回想以往的求學過程，我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是從一個小圈圈一路往外走，雖然每一階段都受到新環境的衝擊，但最終都適應下來、穩定腳步、並大步向前。因為從小就對政治議題很關注，在大學及碩士班時我選擇就讀臺大政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治系國際關係組，並在這階段逐漸對於用經驗資料分析國際事務產生濃厚興趣，因大二時震驚全球的九一一事件發生，讓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碩士論文也決定使用量化方式研究恐怖主義的成因，這並奠定我日後恐怖主義研究的根基。

博士班時我就讀於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的政治系，在美國唸書的五年半時間澈底培養了我對於做學術研究的能力及熱情，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政治系以量化研究著名，在那裡我修了為數不少的統計相關課程、並學到了相當扎實的研究方法。雖然就讀博士班時壓力實在不小，但我很幸運地遇到一位研究能量充沛且人又超級好的指導老師 Nathan Jensen，他總是以正面的方式鼓勵自己的指導學生，且從不吝於給予學生各種幫助，這也形塑了我後來當老師後對待學生的方式。

Jensen 教授是美國政治學領域研究對外直接投資 (FDI) 的權威，因為他的關係我選擇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資源詛咒——作為我的博士論文主題，並開啟了我對於天然資源及能源研究的興趣。除了博士論文外，我仍持續進行恐怖主義相關的研究，並在博士畢業前出版了人生第一篇英文學術期刊文章，雖然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但如今高度重視期刊出版的學術環境其實在那時候就已形成了，故這個出版相信也對我之後求職起了不小的幫助，我在畢業前就獲得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的助理教授職位。

拿到博士學位後我先於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擔任四個月的博士後研究員，接著就前往新加坡任職，在新加坡的五年半也對我的學術能量有很大的幫助，在美國唸博士班時期的訓練都以研究為主，學習怎麼分析資料、怎麼寫文章，以及如何出版在好期刊，但一切可以說都是在象牙塔裡，即使我研究的是國際關係議題。真正開始工作後我必須教學、指導學生、進行時事分析、參加學術及政策活動、甚至接受媒體訪問等，多數都是以英文進行，雖然一開始的身分轉換讓我面臨不小的壓力，但在新加坡這個國際化的環境裡我真的成長很多，並練就了現在勉強可以兼顧教學、研究與服務的能力。

因為有了可愛的小孩，在 2020 年初我決定回到家鄉任職，並進入政治大學外交系服務。在政大這個依山傍水的環境裡，我繼續從事著熱愛研究及教學工作，也繼續觀察著國際事務的發展，並嘗試從中找出值得分析的議題進行深入研究。有時候學生會有想深造唸博士班的想法並尋求我的意見，我都抱持著鼓勵態度，以下是我給對學術有興趣的學生甚至年輕學者的一些建議。

我覺得唸博士需要三大條件：資質、興趣及努力。資質並不表示一定要天資聰穎，但至少對於文獻及研究方法要有一定的理解，否則無法獨立完成自己

的研究。唸博士班動輒四五年以上，故堅持及努力絕對是必須的。興趣則是支撐做研究的關鍵所在，若能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或主題，才能持續地有研究靈感並穩定產出。以上三大條件並不是缺一不可，但同時有三者之人也許較適合走學術這條路，且一路上才能走得長久或順遂。

另外，博士學業結束前後的求職也是一大壓力所在，如今學術工作競爭激烈，以政治學領域來講，若找工作時沒有出版幾乎很難找到學術正職，因此許多人選擇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來衝刺出版。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畢竟一旦開始教職生涯後就很難有這種純粹自己做研究的時間。此外，我覺得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很重要，當了學者之後就知道學術工作裡包含了各種任務，要面面俱到很難，但若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專心發展亦是一個策略，不過仍不應該偏廢學者的本業——研究。

最後，我要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讓我獲得國科會 112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這個殊榮並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成果，而是我的家人給予的支持及學術合作者的一同努力所造就的，奠基在這個基礎上，我希冀未來能做出更多開創性及有貢獻的國際關係研究。